

曾文正公奏議補編卷三

金陵苦守情形疏

奏為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

日

大捷力

解嚴

叩謝仰祈



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下旬金陵賊援大至官軍堵剿迭

經臣四次具陳梗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旋據江蘇

藩司曾國荃稟稱偽忠王李秀成在蘇州大會羣酋以

偽輔王楊輔清及黃胡賴等股擾甯國以偽護王陳坤

書等設由太平府窺金柱關李秀成親率十三偽王號

稱六十萬眾專注金陵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旗幟如

林層層排列。閏八月二十日糾合城賊直逼我營。尤趨重於東西兩隅。曾貞幹、彭毓楨、劉連捷、張詩日、熊登武、朱林桂等縱軍兜擊。追賊於小河邊。斬級頗多。朱林桂搏戰方酣。中槍而殞。二十一日城賊援賊同時並進。曾國荃令各營堅壁固守。俟其撲近花籬尖。以排炮轟之。賊乃踣伏在地。砲聲絕而殺聲又起。日夜環伺。無或少休。二十二日賊由東路攻副後南後等營。西路則犯湘恆恭字等營。曾貞幹方率晏恭山力戰西路一段。而賊已分黨二萬徑趨洲上。抄出猛字諸營之後。曾國荃卽

派蕭孚泗、周惠堂、王仕益、倪桂、李臣典、崔文田、凌有和、楊鈞南等分路馳剿。賊爲負創卻走。倪桂與左傳貴大呼衝入。遇者輒殪。左傳貴馬蹶戰沒。賊遂擁眾回。戈雷踞數千人於洲上。曾國荃以洲上關係全軍糧路。我所必爭。乘夜急修十數壘。由曾貞幹撥兵駐之。又令劉連捷遣死士縋牆出擊。殺賊數十而還。二十三日賊旣攻我猛字各營。復昇巨砲轟東路營壘。並駕戰艦擊湖橋營卡。曾豈凡搶護砲台受傷幾危。而賊撲益猛。易良虎、易良豹等正在悉力堵禦。適曾貞幹督隊而前。縱橫截

殺卽時剿退仍一面約羅進賢萬化林等移水師於藕塘護築新營守定堤埂而運道乃可無虞矣二十五日賊更以西洋火器力攻東路之副後南後嘉字長勝吉後五營而圍偏西路之仁嚴和智四營者已歷六晝夜彭毓橘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曹仁美等料賊疲乏躍出濠外突破四壘殺斃及擒獲者三百餘人二十六七八等日夜賊乃悉向東路偏營而陣洋鎗洋砲驟若飛蝗并於嘉字吉後副後營下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吳光春曾昭禮等率同士卒負墻露

立拋擲火毬殲賊無算曾國荃以病卒太多弗耐久戰因派李臣典調防南後營汛地二十九日賊負片板蛇行而進直薄副後諸營濠外開花礮砲橫飛入營烽燧蔽天流星雨地羣賊齊聲大譟東草填濠岌岌欲上武明良劉連捷吳光春各以長矛擊刺前者拽尸後者更進曾國荃見事勢危急親率部將倪桂蕭開印前往策應倪桂馳斬悍目轉戰無前中砲死綬曾國荃亦爲飛子傷頰血流交頤仍裏創止濠以安軍心此間八月初一十至二十九等日督軍守禦獲勝之情形也九月初一

日添賊一大枝。猛鷲無匹。謀者曰：偽侍王來自浙東，其撲東路各營者，恃有大援。攻吉後砲台益急。曾國荃引軍馳救，力破賊眾。吳光春、陳膺福乘勢將吉後營一段堵住，而王光勝、劉大勝、黃升、富胡、澤仁、廖太仙等已相繼傷亡。曾國荃恐有蹉跌，乃留蕭開印守之。維時曾貞幹與諸將謀東路地道甚近。曾國荃又創口未平，不可不帶兵往助。遂飭黃潤昌、王廷耀、曾正明等堅守江東橋、三汊河、大勝關諸營，自帶八哨疾趨而東。商令各營增築內牆內濠，以自固。自初一以至初四等日，我備愈

嚴。賊計轉狡，若蠅若蟻，倏往倏來，多用箱篋實土於中，排砌濠邊，明防砲子於上，暗鑿地道於下。我軍之禦之也，先以火箭攢射，繼挑銳卒誘賊近濠，突出奮擊，幸得少挫其鋒。曾國荃熟察形勢，惟西路賊陣散漫，西南地面遼濶，不如先發制之。派彭毓橘率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曹仁美等營擊右路，蕭孚泗率張光明、周惠堂、曾良佐、楊西平等營擊中路，以李臣典、何玉貴、成東昌、陳壽武、馮盛德、朱平海、趙清河、黃東南等營擊左路。初五日，齊隊出濠，諸道並進，戰不逾時，焚逆

壘十二座。殲斃近三千人。壘中之賊罕有脫者。我軍惟李臣典吳宗國負重傷。李正升劉德盛吳發遠等殉焉。餘尚無所損折。自此西南一隅賊不敢復犯。後濠苑此九月初一至初五等日。節次堵殺獲勝之情形也。初六日以後。東路之賊環逼如初。未嘗少懈。朱淇章劉連捷武明良蕭開印吳光春陳膺福等且堵且戰。屢出焚賊。傷斃約七百餘名。我營亦折文喜才龍開學彭倫考劉禹祥孫雲亭五人。幸有都興阿派楊心純等五營。臣由安慶派去之喻榮_注等四百人。先後赴援。而王可陞所

部亦先派三營由蕪湖赴援金陵。兵數稍增。軍威頗振。無如主客相搏。不數十武。節短勢險。仍不能出大隊痛剿。而賊之畜鋪負土者已及濠牆之下。十二日瞥見西南一股。悉併東路。潛伏雨花臺後。曾國荃知地道之將轟也。令各營謹以備之。不轉瞬而嘉字吉後兩營外一聲霹靂。煙焰上冲。石塊土塊飛入天中。營牆各崩塌。十數丈。賊即乘隙直上。萬弩齊發。排砲雷轟。踴躍爭先。呼聲動地。兩路悍黨不下萬餘人。擁入場口者各有數千。我軍寂然不動。扼住內濠。俟煙障一開。塵土落畢。武

明良率各弁勇從嘉字營衝出有朱洪章楊正彪彭毓
楠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等爲之援蕭開印胡萬清陳
萬勝胡海萬戴明山吳光春陳鷹福易光春暨各將弁
從吉後營衝出有蕭孚泗張光明周惠堂王可陞謝占
春陽華坤楊心純等爲之援亂刀交錯併力搶險陳得
月陳敬廷張紹武周在遠劉安邦謝仁本周宗達胡榮
祥王芳來鄭元標羅道明雷信義等死之武明良蕭開
印等憤怒填臆忍死決戰場口內屠戮靡遺場口外諸
賊渠寨旗督戰更番向前猛撲五六次經我軍同出抄

殺賊之精銳挫折無算其地道之同時迸裂者尙有副
後一營劉連捷麾軍剿退侯永清張玉藻蕭錫珍李修
祿李萼南劉星德劉泰合等死之其各軍之同被賊圍
者尙有信字長勝義字堅字從字克字南後七營李臣
典楊玉輝羅雨春武交清何玉貴曾昭禮喻榮陞胡松
江楊西平宋聲平等從內擊出曾貞幹率晏恭山成東
昂朱平海馮盛德陳壽武等從外擊入賊亦敗走是役
也殺賊近萬誅僞德王及僞主將李蔡高范汪羅古陳
等酋我軍陣亡不過百餘人受傷者蕭開印吳光春李

祥和胡萬清曾昭禮陳萬勝武義山張林芳而外弁勇
不過三百餘人此九月初六至十二等日搶救地道力
戰大勝之情形也自有此捷賊之氣發稍衰而設謀圖
我仍百出不窮十三日既從東路糾聚賊黨別開地道
必欲甘心一逞仍於西路決長江之水淹往來之路以
冀絕我饋運當經曾貞幹易良虎在高堰增修小營分
哨填扎商令水師劉正隆賴榮光陳東友等各帶舢板
數號駐泊雙關與陸營相倚護重保一綫之路以安萬
眾之心而東路之防則有武明良派隊毀賊一壘一穴

蕭開印趙清河於十六夜派隊破賊一壘一穴十七二
十一二等夜劉連捷潛撥勇隊各挾火具焚賊二壘二
穴計三次俘獲三十人斬賊五百八曾國荃與諸將議
制敵之策尤莫若審賊所向掘地數仞隧而迎焉二十
四日副後營劉連捷令部卒就營外荷鋤開掘不移時
而內外洞穿適與賊遇抽刃迭刺聚而殲之二十五日
蕭開印復穿一地道熏以毒烟灌以穢水賊亦無一生
者次夜風雨交作劉連捷伺賊無備於四更時帶胡俊
升楊致仁分三路冒雨出濠襲破潛挖地道之三壘俘

戮數百。損我胡俊、升、楊致仁二人。越三日，劉連捷營中發土丈許，豁然開明。賊不得遁，盡瘞於地道之中。蕭開、印武、明良、朱洪章等約於三十夜薄壘攻賊。蔣仲梅、黃禮芳中賊流矢，並歿於陣。蕭開印催隊猛進，立踏堅壘二座，斬二百餘級，縛五十餘人。十月初一日，副後營鑿開地道一處。初二日，曾國荃中軍又鑿開地道一處。伐木作薪，堵塞洞口。賊乃無能為矣。維時王可陞留防蕪湖之兩營，至是亦來入濠助守。曾國荃見兵力愈厚，可決一戰。遂於初三、四等日乘賊懈伏，進拔十數卡。初四

夜三更，曾貞幹、彭毓橘、蕭孚泗偵知西路三汊河隔岸之賊將宵遁，乃整勁隊分道並出。曾國荃亦令李臣典、朱洪章劉連捷、劉蔚昌、武明良等徑攻東路前敵四壘，以防雨花臺及南門之賊抄襲我軍之追賊者。天甫向曙，縱焚四壘，賊逸出，悉就誅夷。西南諸壘中，瞭見東路火發光燭，霄斗益無固志。棄壘爭竄，適曾貞幹率黃潤昌、王廷耀步軍同楊鍾南騎隊馳至，遂由善橋追賊至板橋、周邨一帶。彭毓橘、蕭孚泗、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胡松江、張光明、周惠堂等步軍及周日昇、彭言志、朱

雲章趙三元伍維壽等騎隊亦追賊至南路牛首山一帶自辰至巳掃平賊壘數十座擒賊近四百人斃殿後悍賊約七千人王可陞揚心純武交清何玉貴趙清河等軍搜剿敗匪直出方山之西詎南門外雨花臺兩旁畱守之賊勾結城賊齊出大股截我歸路幸劉連捷副後營并長勝嘉字信字各營隊伍橫擊於左易良虎曾良佐楊西平羅朝雲吳禮道各營親兵夾擊於右賊始返奔其在東路者向南門繞城而遁其在西南者向秣陵關一路而遁是日之戰我軍亦有傷折而殺賊殆難

以數計此九月十三至十月初五等日連破地道乘勝解圍之情形也臣查蘇浙諸賊酋大舉入寇虜聚金陵意圖吞噬我營合犯上游計甚狡毒賴

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之兇敵苦守力戰時閱四十六日以寡禦眾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機保全大局在事文武實著微勞除會國荃曾貞幹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按察使銜江西卽補道劉連捷等七十三員謹先開單籲乞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人員并水師員弁容臣查明

彙案奏獎。至副將倪桂等二百七員，均係立功後力戰陣亡。深堪憫惻，相應另繕清單，請

旨勅部分別議敘。所有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得解

重圍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江蘇巡撫臣李鴻

章，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簡派大臣會辦軍務片

外近日軍情金陵解圍，援賊雖退，而尚畱悍賊於秣陵關六郎橋等處多築堅壘，層層布置。曾國荃以病者未痊，傷者太多，俟新募之卒到營添補足額，再行出隊痛剿。目下仍飭各營嚴密防守，不少鬆懈。僞王李秀成回蘇之後，分黨畱守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官營。圖犯江北，提督李世忠親赴九洲洲，十七十八十九等日，賊匪四面猛撲，李世忠竭力堵剿，幸獲保全。惟皖北廬州兵力不厚，而和含巢縣無為舒桐等屬處處空虛。臣實

深以爲慮甯國黃文金胡鼎文等巨股於初五日渡過
灣汕占踞西河鮑超派宋國永於初八日攻剿西河之
賊未能得手損折勇丁數百人水路糧運被賊梗塞臣
派員於繁昌南陵多雇民夫趕辦陸運又派湖北調來
之何紹彩等營由南陵前往援助冀通水路總期能通
運道而後能保鮑超之營壘能保營壘而後能守甯郡
之城池別有賴古等股攻圍旌德縣城該城係衢州鎮
總兵朱品隆駐守十月初十日賊薄城下十二三日猛
撲兩旁十五日官軍出城迎戰敗挫一次朱品隆以病

勇太多米糧太少請援甚迫臣調左宗棠由浙派來之
王文瑞一軍自南路休甯前進調駐防蕪湖之周萬倬
一軍由北路涇縣前進兩路救援旌德不知趕得及否
今歲夏秋以來疾疫大作昔時勁旅頓變孱軍臣託三
次具奏閏月中秋而後羣賊環逼應接不遑今幸詎
聖主威福金陵解圍忠侍兩僞王鼠竄而去大局尙可
支持惟甯國與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
軍病餘羸卒萬難遽振自金陵至徽州祁門八百餘里
地段太長賊股太眾加以皖北十餘城毫無準備臣反

覆籌思實恐潰敗決裂盡隳前功閏八月十二日臣奏
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仰蒙

優詔慰問未荷

俞允頃接嚴樹森來咨有皖北各軍統歸臣處調度之
奏誠恐

聖主誤采外間浮偽之名不察微臣竭蹶之狀直待貽

誤事機再行陳奏則已晚矣查三年以前江南

欽差大臣一人兩江總督一人督辦徽防一人督辦甯
防一人管轄李世忠苗沛霖兩軍之

欽差大臣一人臣今一身所處兼此五人之職而又新

添安慶池州等沿江十餘城即使才力十陪於臣者已

有顛蹶之患況如臣之愚陋乎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簡派大臣與臣會辦諸務縱不能復前此五

人之舊但能添一人二人俾臣責任稍分案牘稍簡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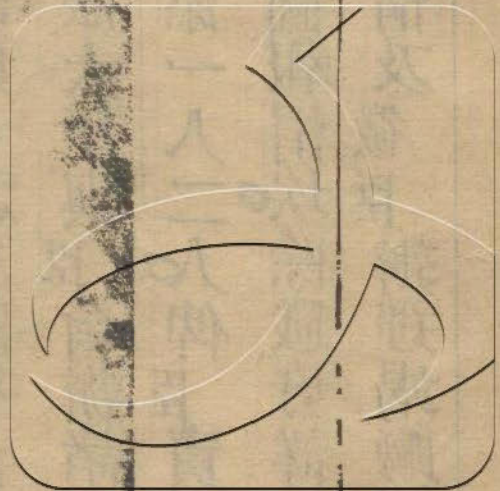
得專精竭慮圖報涓埃除戰守詳細情形另行具奏外

謹將近日軍情及微臣辦理竭蹶緣由附片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奉 諭分條覆奏疏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南北兩岸軍情惟於十一月十二日業已
彙陳大概茲蒙

聖主垂詢廬州守禦及蕭慶衍等進兵一節查渡江之
賊前隊在巢縣屯聚擄糧其後隊於十一月初九日竄
聚運漕鎮廬州城守之兵前有石清吉四營又截留唐
訓方所部義字三營足敷守禦臣所謂蕭慶衍八營十

四日已到舒城。毛有銘七營二十日續到舒城。進兵之路。若走巢湖之北。由柘臯以至巢縣。則係用眾之地。軍無後繼。轉運維艱。若走巢湖之南。由無爲以進運漕。則係用寡之地。得水師相輔而行。較爲穩著。該二軍已於二十二三等日。由舒城拔赴無爲州。擬攻運漕。以截巢縣後路。惟北路廬州柘臯一帶。尙少一枝勁兵。恐難得手。前疏請調江忠義一軍伏懇
鴻慈。俞先庶。皖北不至糜爛。

一恭奉

諭旨。飭令都興阿派兵會剿。並垂詢李世忠是否出力。一節。查都興阿駐守揚州。自撥揚心純千八百人赴援。雨花台後。兵力已薄。且九洲洲北犯之賊。麇聚於江浦浦口。可以上竄和州。巢。即可下竄揚州。裏下河。都興阿自宜專保揚。不必兼顧上游。且中隔浦六等城。亦難出境會剿。此次賊竄北岸。係忠酋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洲洲舊踞之賊。一面圍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汛地。

往來自如無傷無碍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并有更甚其詞者臣皆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分派太廣賊股太眾以致未能堵截該提督尚有數咨具報力戰屢次請獎請卹之案臣即日當為彙案陳奏

一恭奉

諭旨垂詢濡須口西梁山是否保全并水師駛入巢湖一節查裕溪山即古之濡須口近為彭玉麟駐扎水師之地業經會國荃抽撥周惠堂等兩營分守裕溪口及西梁山兩處水陸倚護尚可保全惟巢湖在巢縣之上

水師又在運漕之下巢縣運漕兩處既為賊踞則舢板飛划均不能由賊中衝駛入湖

一恭奉

諭旨垂詢曾貞幹赴雨花台後蕪湖防兵是否尚厚一節查臣弟曾貞幹五月赴金陵大營秋間遘病閏月稍愈本擬離營調養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四十六日解圍後積勞病劇遽於十一月十八日在營身故皆由臣位高德薄咎積災生疫氣流於軍中餘殃及於手足所部十營併隸會國荃統轄尚慮力難兼任臣擬親赴

金陵察看一次。又以皖南北賊燄方張，未敢輕離安慶，致令人心搖動。至蕪湖要地，有周萬倬、吳坤修等營守之。金柱關有朱南桂、羅逢元等營守之。防兵尙厚。仍時與楊岳斌水師截擊渡河之賊。十一月初八、十三、十七、十八等日，水陸俱獲小勝。會國荃以沿江要隘，恐有疎失，又從金陵分長勝兩營赴龍山橋，嘉字一營駐東梁山，俾作蕪湖之聲援，而固金陵之後路。

一恭奉

諭旨：飭令常勝軍截住南岸竄賊一節。查洋將白齊文

常勝軍於九月中旬定議來援金陵，屢次愆期。厥後奏明十月十九日起程，吳煦先帶輪船兩隻赴鎮江齊隊，乃白齊文索餉遷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閉城滋鬧，十五日帶洋鎗隊數十人至上海，毒毆陽坊，刃傷其戚屬，搶奪洋銀四萬餘兩而去。如此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爲外國之所公惡。應由李鴻章奏明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一恭奉

諭旨：查詢李秀成蹤跡及北竄賊目何人一節。查偽忠

王李秀成尚在金陵前次所稱遁回蘇城係屬謀報未確業經續奏聲明在案此股渡江賊目為偽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據李世忠報實有八九萬人現踞巢縣者為偽對王洪春元只有假冒官軍旗幟頂帶之事並無薙髮之說確由金陵竄出圖犯廬州安慶掣動南岸之兵勢其九洲賊巢現仍堅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葦可杭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先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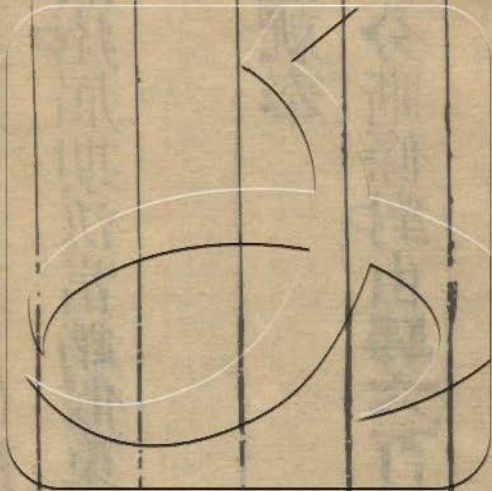
一恭奉
諭旨飭令函催李續宜起程東下一節臣近因事機不

順日夜憂灼其望李續宜回營迫切之情百倍於他人惟見其病勢頗重到籍以後亦未痊愈欲借百日之假調養有用之身正月初三比假期已滿現經兩次函催無論能否病痊屆期決當銷假東下兼程履營方圖報稱

以上各條謹就奉
旨垂詢之件分晰條對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奉諭分條覆奏疏

奏為欽奉迭次

諭旨併案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本年九月以來南北兩岸戰事日亟臣歷

奉

寄諭殷殷下問有隨時詳奏者亦有未及具覆者茲就
關涉軍務各事件分晰條列敬為
皇上陳之

一恭奉十一月初八日二十一日兩次

諭旨飭令壽州防兵未可輕動並垂詢苗練不至另生枝節是否確有把握又奉十二月初三日

寄諭因袁甲三之奏飭令派兵駐扎壽正一處俾該練

有所震懾各等因查前此苗沛霖之黨擄殺湘軍樵

採勇夫蚌端漸聞其時僧格林沁正撫苗剿捻給以餉

項苗黨則病詆楚師大肆簸弄上恐因剿撫之兩歧致

南北之不和適值北岸和含巢三城並陷遂將壽正防

軍撤出騰挪赴援明示以坦然不疑正冀其幡然自悔

當_臣撤兵之際實因廬巢變生倉卒移緩就急亦未敢

必苗練之不另生枝節現在事隔兩月該練尚無據城

以叛之迹且觀其上撫_臣唐訓方之稟與鳳台知縣蔡

鏐之函均屬恭順近理或者感僧軍撫馭之恩無湘勇

逼處之嫌不至更生他變此際若另行籌兵駐扎陽撫

陰防使反側者無以自安似不如推誠相待無庸戍守

轉可省兵力而免後患如果反覆無常逆迹萌著_臣與

李續宜之兵自度剿髮匪則不足制苗練則有餘不足

深慮

一恭奉

寄諭以李世忠負其沈鷺之氣既能束身歸命總宜因
材器使化其桀驁俾為我用又奉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旨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
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之法酌中辦理
以安其心等因

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

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投誠雖久舊習
未改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
售場填避其凶燄設卡抽釐商民視為畏途與之相處

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曾國荃兩軍均
以與滁軍交接為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即如本
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道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
營總那勒豐阿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
及推水掩斃官一名兵二名營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
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敢深
究此次賊由九洑洲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
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
千兩火藥三萬五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砲子彈等項陸

按月供支其捆鹽來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觖望目前雖無甚擇格將來弁勇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倘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

一恭奉十月十三日

諭旨垂詢楊岳斌彭玉麐二員中能否派撥一員駛赴下游江面駐扎防剿一節查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於覆陳摺內奏明楊岳斌親赴靖江如臯通州海門等處察

看一次當因楊岳斌行次鎮江抱病而回商令彭玉麐代之又以金柱闢告警遂不果行厥後兩岸水師數月防剿日不暇給楊岳斌防守金柱闢以備東填拾出之賊船彭玉麟駐守裕溪口以備巢湖竄出之賊股且下自金陵上至九江節節皆有師船設防上游方戰爭不息實不能移剴下游江面

一恭奉九月二十六日通飭

諭旨飭派都司以下武弁學習外國兵法臣雖未嘗親見洋人用兵然聞其長處約有二端一曰器械精堅二

曰步武整齊其短處亦有二端不扎營壘不住帳棚人數稍多勢難合併一也口糧太重製器太貴用兵稍欠國必因窮二也善學者自須用其所長去其所短臣部各軍分駐皖境距海尚遠較之濱海華洋離處者風氣略近樸實常勝軍之口糧太多臣方深以爲非若酌挑數人馳赴上海甯波恐未得洋人之長技先染加餉之惡習臣愚以爲有心學習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學則學者圖增重餉教者圖侵兵柄人少而竊學則一人可教什伯十人可衍千萬巫臣霸吳其始不過一人教射御

之事吳人破越其始不過一客習泝澣之方近聞撫臣李鴻章已派張遇春之勇隨英國兵頭教習炸炮劉銘傳之勇隨法國兵頭教習洋鎗如果步武鎗砲一一習熟臣當函商李鴻章派員來皖轉教臣軍至外國火器諸臻精巧惟銅冒自來火費錢有限而妙用無窮尤遠勝于中國引葍有畏風畏雨之患臣擬設法推廣用之烏鎗抬鎗諸器現飭工匠試造不知可期有成否

一恭奉十二月初一日

諭旨以英國公使信函副領事官可至金陵城內曉諭

逆賊投誠。飭令酌辦一節。查金陵一城。表延百里之遙。盤踞十年之久。我軍分屯雨花台。僅扼城南。其東西北三面。並未合圍。詎能制賊死命。本年九月間。賊援大至。該逆雖屢受懲創。我軍亦迭有傷亡。且分偽對王納王等。竄擾北岸。佔踞三城。目下偽忠王雖潛回蘇州。而金陵城外各賊壘。布置嚴密。並不少懈。左宗棠雖攻克嚴州。而偽侍王一股。窺伺太平。金柱專圖進取。並不回援。至甯國楊黃諸酋。與鮑超一軍相持。雖屢次添兵助剿。而糧道迄未通暢。各路賊勢。尙未窮蹙。遽冀其獻城乞

降。酌理準情。未敢憑信。至自拔來歸。不得妄加殺戮。臣亦嘗納降數次。未敢輕於屠殺。此次欽奉

諭旨。尤當嚴禁軍士私取財物。申明約束。以導向化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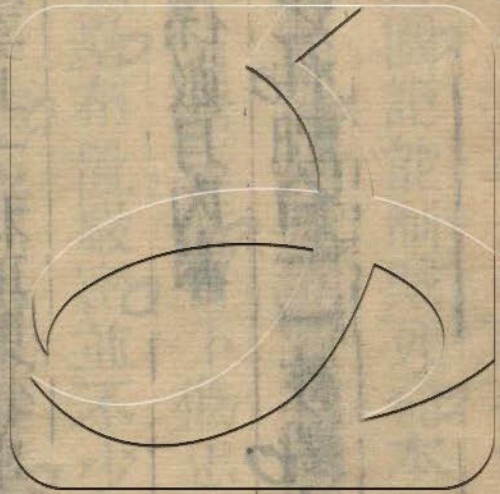
以上各條。皆係數月內奏

旨垂詢飭辦之件。理合一一條對。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曾文正公奏議補編

石澗埠六安州解圍疏

奏為忠逆大股。叠撲城營。官軍苦守力戰。石澗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石澗埠圍營之賊。經水陸各軍合力剿退。後進撲廬江。分竄桐城舒城。與由鄂東下之捻股。聯為一片。臣于三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概。在案。偽忠王李秀成。以三月初二日。犯石澗埠。揚隊焚屋。近逼我營。該處將領毛有銘。劉連捷等。密飭士卒。穩守營寨。以觀其變。

初三初四等日賊眾數萬圍攻南後營及瑞左溥左溥
右元甲信中等營束草如此呼聲動地各負片板撲近
右營壕邊毛有銘以中右營兩後哨前往助守排砲環
擊殲其前鋒賊猶晝夜猛攻相持不下如是者數日初
七日毛有銘挑銳卒潛出壕外焚積草劉連捷復于
初九日派隊奮擊悉毀攻具賊為少卻仍于營前營後
增壘盈百層層合圍營中文報不通糧運汲道一時俱
絕如是者又數日會國萃在金陵聞警即派彭毓橘率
馬步八營倍道而至彭玉磨亦調周萬倬劉祥勝等渡

江來援遂與蕭慶衍會軍于黃雒河十六日彭玉磨親
督水師進次海子口牽制東關一路遣死士溷入石澗
埠營中密約詰朝會戰是夜四更彭毓橘率師進攻釘
子壩皇圖寺各賊壘蕭慶衍周萬倬率各師進攻黃龍
岡迎珠塔各賊壘號砲齊發毛有銘即于重圍衝出攻
草鞋嶺之壘劉連捷出攻石澗埠之卡王載駟等亦馳
出戰賊于羊虎山瞥見黃龍岡迎珠塔火光突起知黃
雒河援軍先已得手遂乘勢猛進併力夾擊俘斬無算
彭毓橘亦自皇圖寺來會縱橫盪洗羣壘悉平而東關

賊援亦爲水師堵退。忠酋各黨乃分向小嶺開成橋而
遁。此三月十七日力解石澗。畢重圍之情形也。臣所謂
鮑超北渡之師。十六日抵無爲州。未及移營進剿。聞賊
已解圍去。擬回軍以踐土。援江西之約。甫及登舟。猶未
行也。賊之另股竄盛家橋者。先于十二二十三等日。偏犯
廬江。該城守將有吳長慶等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
營。分段繕守。乘賊喘息未定。一擊卻之。十五日王古魁
出城雕剿。又捷于羅家埠。至十九日忠酋大股自石澗
阜而來。悉萃廬江。圍撲城池。臣飛檄鮑超舍舟登陸。轉

援廬江。而廬江之賊已于十九二十等日。經吳長慶梁
美材等堅守得完。伺懈出擊。賊遂解圍。西竄梅心驛。二
十一日突攻舒城之西南兩門。守舒城者爲安肅道蔣
凝學。分軍迎剿。賊退七里河。是夜設伏誘賊。大挫兇鋒。
執僞天將羽天福于陣。時捻逆張宗雨髮逆馬融和等
由豫而鄂。而皖。問道疾馳。足無停趾。瞬息而至桐城。守
桐城者爲湖南提督周寬世。出戰于三里街。凌厲無前。
賊大怖。將謀宵遁。我軍聯騎追剿。該逆遂往孔城鎮。與
忠酋合而爲一矣。二十三日忠酋前隊衝至六安州之

十里鋪該州城大而地留守者僅有蔣凝學部下王臨祥袁秀林兩營及糧臺道員曾廣翼知州何家驄而已四人力籌守禦二十四日賊以大股繼至自東南迤北而西植旗若林面面結紮軍士守定梁口各以巨砲環轟曾不少卻二十五日賊分三路來攻將抵城根東門城垣久爲風雨所損猝傾六七丈一時塵土蔽空羣賊大呼擁入王臨祥麾兵齊上抽刃攢刺擲尸城下曾廣翼袁秀林飛騎繼至悉戮進口之賊搶築木城二道二十六日賊攻小北門旋即擊退二十七日賊眾傾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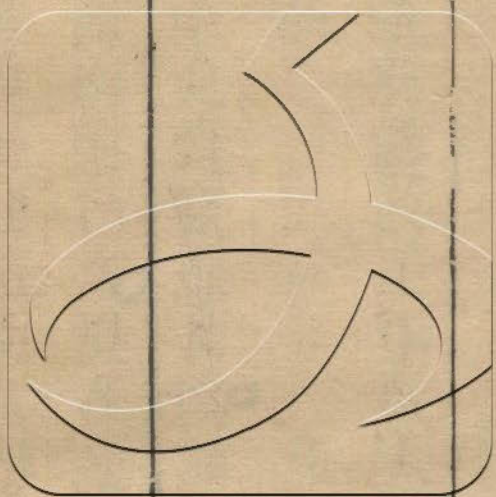
出。自北城以至西城幾無寸隙。憚我城上砲火猛烈。欲前且卻。其尤悍者挽盾直前。誓以死搏。我軍屹立不動。俟其躍過城濠。火球擲下。焚賊無數。始各裹尸而退。二十八日曾廣翼王臨祥見城南一二里外掩映賊旗。徘徊不進。乃令勇士縋城馳擊。殺賊六人。三十日又縋死士山龔鮑家圩。虜糧之賊斬僞富天豫張承應。擒僞左監議劉朝柱。以六安州係淮南樞要。恐忠酋與苗捻勾合。愈不可制。檄鮑超由廬江往援。檄劉連捷等由無爲州往援。鮑超將至舒城。賊遂于四月初二日解圍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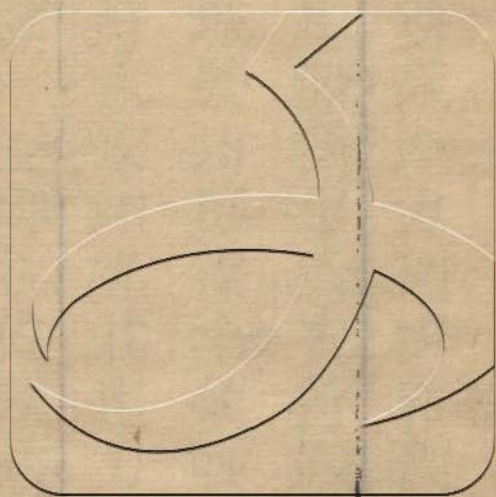
往廬州一路。此廬江桐城舒城防守得完。及六安州解圍之情形也。臣查無爲州爲江北之膏腴。六安州爲皖鄂之要衝。忠酋以全力圍撲石澗埠。冀破無爲。旋由廬江舒桐糾結。檢股圍爭六安。行踪至疾。蓄謀至狡。諸將士苦等戰守。城營均獲保全。使賊不敢橫竄。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固守六安州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請交部從優議敘。所由皖北各城營防守解圍緣由。謹繕摺由駙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二年





兩淮官運尚難辦理疏

奏為淮南引鹽察酌現在情形暫難改辦官運恭摺覆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

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本日據中允錢寶廉片奏請官運淮鹽以裕軍餉

等語淮南鹵務廢弛已久現在運販楚北者劣員奸商

忌多會國藩雖設卡抽釐而所得未多前據戶部奏請

飭該大臣酌提成本由官督運則利權操之自上而于

皖浙軍餉必能稍資接濟茲據該中允所奏與戶部前奏是否可行著會國藩一併悉心議奏等因欽此旋接准戶部來咨准鹽試辦官運一案經該部具奏請飭臣遴選公正大員實心經理奉旨依議欽此並抄錄原奏咨照到臣當轉行兩淮運使喬松年議覆去後茲據該運使詳稱釋戶部之意係欲加徵課銀收回引地以冀漸復舊規又恐商販不前改由官運洵是籌辦南鹽至要之策無如引地為鄰鹽侵占日久籌銷極難正課因釐捐抽納過多加增非易上

年江路漸通楚西兩岸亦嘗招商試辦乃以淮鹽久不到岸所銷盡是川鹽粵鹽蓋川粵之成本較輕賣價可減淮鹽之成本最重賣價獨昂故淮鹽之疲滯斷不敵川粵各鹽之旺銷商既不前官運亦恐無起色至部文所稱仍以四百斤為一引令繳正課每引三兩七分三釐零係照承平日科則所言現在除完課外運司衙門所收釐金及沿江各釐每鹽一票約共完銀十五兩以上釐捐如是之重是以試運楚西之鹽止能照稅鹽章程完納稅鹽每票九百斤僅完課銀一兩八分尙且無

利可圖。今欲以四百觔鹽完三兩有零之課。其勢更有難行。若議減釐增課。則各路軍餉皆待釐金接濟。豈能遽為裁減。部文又稱令運使嚴禁奸商私行興販。以疏官鹽銷路。查私鹽自應嚴緝究辦。若因官運而概禁商人運鹽。則官鹽猶未辦成。而商販轉先裹足。況南鹽運本極大。籌辦官運縱有十萬兩之本。未足以資周轉。亦不能不藉羣商之力。廣為興販。開拓銷路。部文又稱勸諭商民捐輸。雖准按照籌餉例減成給獎。而江北捐款林立。減折上捐所在多有。斷難期其踴躍。部文又稱

內地現已購備輪船七隻。于此項船內撥出數隻。拖帶鹽船。查前購輪船。尙未入江。且為水師打仗。而設斷難撥為拖帶鹽船之用。至商販公雇輪船。報明在案者。現有四隻。若歸官運。卽此雇船之費。已不易籌。蓋淮南目下情形。不患無商之可招。而患無利之可獲。惟有將楚西兩岸銷路大加整頓。仍由運司衙門招來新舊各商。運赴楚西銷售。以期漸趨逐漸進步。為得尺得寸之計。前經部統富明阿奏請。招商派知府杜文瀾前往楚北試辦。如果辦有成效。再當另議章程。詳辦等情。具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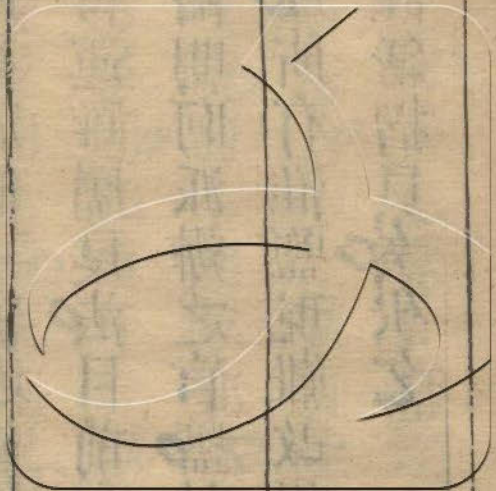
請奏前來。伏查各軍餉絀是臣之隱憂。兩淮鹽務是臣之專政。假使官運淮鹽果有大利。臣豈不思竭力籌辦。謀本分自然之利。濟本營非常之貧。無如楚西兩岸被粵私川私侵佔太熾。非一蹴所能挽回。此時必欲爭回引地。非大減賣價。則不能敵鄰私。非先輕成本。則不能跌賣價。據現行事例。九百斤一引。並鹽水稅課釐金運腳拖費。計算幾及四十兩。成本已屬極重。若如部議減為四百斤之引。加為三兩有零之課。又以重價購買之。輪船拖帶試行之官鹽。則成本更重。安能更敵鄰私而

暢銷路。若將各處釐金概議裁減。則下而鎮揚滁州之軍餉。上而九江湖北之關隘。皆將向臣處索取。而臣軍除沿江鹽釐外。亦別無可籌之餉。實有不能終日之勢。臣悉心酌核。官運雖屬良法。目前尚多窒礙。應暫照該運使所議。俟富明阿派辦之官鹽。試行有效。再行另議章程。奏明辦理。所有淮鹽現難改辦。官運遵旨議覆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二年



請旨調江忠義移軍皖北疏

奏為彙報近日各路軍情請

旨飭調江忠義移軍守皖北恭摺馳呈仰祈

聖鑒事竊自金陵援賊經官軍擊退後留守秣陵關分

攻九洲洲并甯國涇旌等處軍情臣于十月二十七日

附陳梗概在案嗣據諜報偽忠王李秀成並未回蘇諸

酋死黨多未遠颺仍在秣陵關六郎橋一帶修壘堅持

俟偽侍王由東壩抬船過壩即分向金陵金桂關以圖

再逞十月十七八等日忠首之子及偽章王對王數股

并趨九湫洲。一面圍李世忠各營。一面晝夜趕渡。先後衝過江浦浦口者五六萬人。會鳳莖以南岸諸軍節節牽制北岸郡縣。處處空虛。抽調周惠堂等兩營。搶紮西梁山。先顧濱江要隘。又商會李昭慶帶張樹聲五營。自蕪湖北渡。救無爲州。產米之區。保皖南各營辦米之路。臣亦飛調李續宜所部蕭慶衍八營。移駐廬州。毛有銘七營。移駐巢縣。部勒甫定。僞對王一枝直衝過李世忠各壘。從和州之青甸廟斜趨而西。于二十七日陷含山縣。二十八日竄踞巢縣。十一月初一日撲陷和州。查巢

縣西北直達廬郡。南近無爲。西接廬江等州縣。以入省。垣略一進步。全局俱震。張樹聲等五營。幸已冒雪渡江。駐紮無爲州。廬江一縣亦截留上海新募吳長慶等四營八城。駐守廬州一城。僅有石清吉四營。亦截留唐義訓新募之何有能等三營。協守此外衝要之所。若店埠。若運漕。無兵扼防。臣所謂李續宜部下之毛有銘一軍。尚在霍邱。現今齊集舒城。再行進兵。賊踪颺忽。誠恐著著落後。此江北辦理竭蹶之大概情形也。甯國悍賊黃文金胡文鼎等。自踞西河。斷我水路糧道。而僞輔王楊

逆之眾。又時聲東擊西。四出剽掠。臣所改陸運自三山
夾以至南陵。數十里內。尚無阻梗。自南陵以至甯國府
城。到處阻賊。雨雪泥濘。艱于饋運。城外各將士。人人以
缺米為慮。十月十三日。賊乘張運蘭因病離營之際。大
舉攻城。新任統將易開俊。劉松山等登陴守禦。砲石環
擊。賊始解退。易開俊奉臣調援旌德之檄。十一月初三
日。道出涇縣。適甯邑另勝。由晏公堂畫梅嶺兩路而來。
圖襲涇城。橫斷徽甯之氣。易開俊督同駐涇各營。力戰
卻之。鮑超在高祖山屯營。雖多。分汎過廣。小挫之後。未

必違議戰攻。前調之王可陞五營。及何紹彩四營。廢令
分駐板橋黃麻渡。先保糧道。俟赴湘新募之七千人。陸
續到時。再行分途痛剿。此甯國各軍戰守艱滯之大概
情形也。其賴古諸逆之圍撲旌德者。直薄城下。環攻不
休。朱品隆于十月十五日挫敗一次。十月十七日小勝
一次。十八九日大勝兩次。毀平二十餘壘。賊始退。聚九
十等都旌德。幸得解圍。別有昌化廣德各賊黨。突陷績
溪縣城。分竄歙境。駐守徽郡之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會
商左宗棠。派援王文瑞等營。于二十八九等日分道馳

擊屢有斬擒。十一月初一日王文瑞敗賊于臨溪。唐義訓敗賊于扎靈。復于初三日闖入太平縣。出焦村。度雙魚嶺。初六日進踞黟縣之西遞地方。意在窺撲祁門。圍徽州之餉道。入江西之北境。此股雖非甚凶悍。而踪跡甚捷。關係極大。祁門為世數載經營之地。引領南顧。實用隱憂。此又旌德績溪太平黟縣等處之大概情形也。
臣竊計本年秋冬以來。羣盜如毛。南北環伺。非先保皖北完善之區。不能辦皖南之賊。自和州以上。直至蕪黃十數州縣。于里無兵。非有大枝勁旅。長駐廬州舒城一

帶。不特是皖北無窮之憂。亦且貽鄂豫兩省之患。毛有銘蕭慶衍雖稱健將。才尚不足當此一路。李續宜病勢未痊。亦難遽來。多隆阿本約定進攻九洑洲。會勦金陵。既而改旆西征。早料其必有他變。夏間亦屢奏及之。旋于九月十二日奏請多隆阿移師東還。

詔旨曉切。未邀

俞允。今則秦人痛深水火。

聖主方眷西顧。何敢更為再三之請。舍此則惟貴州提督江忠義與安徽藩司江忠濬。誼本兄弟。又有伊兄江

忠源遺愛在民。廬人至今頌之不衰。倘調至舒桐廬城之交。外事則令江忠濬主之。戰事則令江忠義主之。必能艱難共濟。屏蔽江淮。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江忠義統率所部三千人。馳赴皖北。與江忠濬同駐廬郡。俾已復之疆土。不至再就淪夷。大局幸甚。微臣幸甚。除各戰狀及應卹應獎人員分案陳奏外。所有近日各路軍情。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二年

水陸會克巢含和三城疏

奏為水陸各營會克巢縣含山和州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官軍疊克東關銅城關後。遂由望城岡攻

復巢縣。臣國藩于四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概在案。先是

銅城關既克。劉連捷與蕭慶衍彭毓楠謀欲取巢縣。必

自進兵望城岡。始十六日劉連捷率所部各營會台彭

毓楠陸師成發翔水師分道並發。行不數里。詎知筭箕

山麓。伏有賊股。劉連捷恐為所乘。始駐軍以觀其變。俄

而賊已大至。一枝由陳村來。一枝由龍岡來。旌旂迷目。

布滿原野。我軍整隊禦之。賊恃眾悍。往來猛撲。數次互有損折。旋分賊騎掠陣而過。劉連捷知有狡謀。麾兵稍退。賊已半抄後路。適砲艇連檣駛至。彭毓橘亦帶馬步六營從斜徑刺入。三路合圍。擒斬頗眾。劉連捷乘賊戰敗。遂于筲箕山搶築營壘。彭毓橘驅賊至七八里外。仍回駐迎珠塔下。十八日蕭慶衍率師來會。遂于十九日進次洪家山。輕騎至望城岡。履勘形勢。遙見賊于巢湖口岸。跨水爲壘。水際密排賊炮。阻我進兵。成發翔會泗美會督澄海清江左右四營。決開圩埂。灌水入圩。更鑿

圩內大堤。將移舳板以入。巢湖賊乃增壘築堤。百計撓我。卒不得逞。二十日蕭慶衍劉連捷兩軍拔赴望城岡。未及下寨。賊卽擁眾渡河。成發翔俟賊半渡。令各水營由決口飛槩進圩。由圩達湖。抄過賊後。賊方逡巡卻顧。我舟師已橫擊圩中。萬砲齊轟。斷其歸路。成發翔會泗美等又分水勇乘勢登陸。四出痛剿。賊首蕭主將梟悍絕倫。左營裨將李宏試縛而斬之。羣賊奪氣。不知所爲。我軍水陸交攻。襲破二卡一壘。壘中壘外積尸若草。罕有脫者。此四月十六日大戰。筲箕山二十日偪紫望城

岡堵剿獲勝之情形也。望城岡既紮營，則巢縣之南賊無竄路。陸師可薄城而營，水師亦可繞營而陣。二十一日，彭毓橘由迎珠塔拔隊進紮東門外之審廟地方。蕭慶衍撥軍之次，比水師成發，翔唐敏義從南隄入五聯圩，轉攻西門。張錦芳攻五聯圩隄上之石卡。曾泗美、喻俊明同攻東門石壘，並約陸師彭毓橘移偪城根，揚隊搦戰。賊據城壘，矢石交下。我軍且卻且前，相持竟日。三更後，水師環隄猛擊，悉焚湖中賊棚，毀其浮橋。火球橫擲八壘，火箭飛射入城，喧聲鼎沸。劉連捷亦自河南飛

騎至，共破審廟沿河六石壘。賊競向東門進城。曾泗美、喻俊明即躡蹤從東門而入。成發、翔等從南門攻入。適鮑超亦派數營自廬郡西來，遂于二十二夜克復巢縣。二十三日，鮑超由柘皋督軍山清溪鎮擊賊，勝之。略地而東。是晚，蕭慶衍亦截尾賊于林召圩，旋合劉連捷、彭毓橘等營渡河前進。于二十四日與鮑超會師含山。而賊已宵遁。鮑超、蕭慶衍等以賊去未遠，星夜往襲。和州比入州境。天甫曙，但見賊旅靡亂不絕于道。而水師成發、翔約駐泊鉞魚嘴之楊占鰲，已駛入和州港內。城

賊逃遁不及半聚壘中鮑超蕭慶衍與水師環壘急攻賊大怖出壘乞降盡釋脅從者而斬其頭目以徇于是各整部伍入城少息所獲遺穀甚多此二十二日攻克巢縣二十四五日連復含山和州之情形也臣等查賊渡北岸由和州而含山而巢縣力爭要地堅踞數月意將西竄鄂省北犯淮甸掣動上游之全局冀解金陵之重圍幸仗

天威大彰撻伐四日之內迭下三城從此進取江浦九洑洲或可翦其枝葉圖拔金陵此次苦戰數月記名提

督京口協副將成發翔功績最偉應如何優加獎厲之處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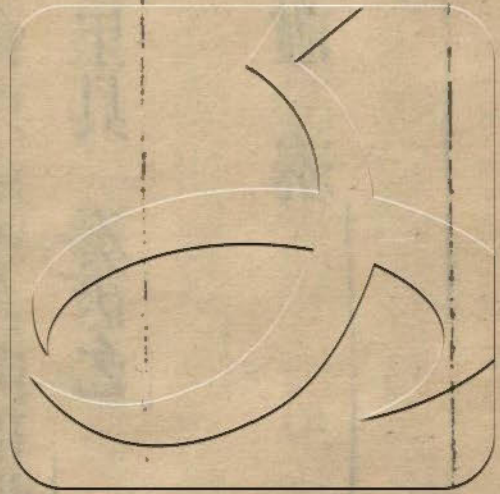
聖裁所有官軍會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緣由謹會同

某某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二年



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疏

奏為金陵陸師擊賊屢勝將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一律毀平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七月間官軍在金陵城外堵剿獲勝并

克印子山賊巢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會報戰狀在案

昔年賊據金陵逆會楊秀清布置最密城外如九洑洲

七里洲中關下關雨花台紫金山秣陵關江東橋上方

橋等處類皆築壘如城堀濠如江為堅不可拔之基會

國荃一軍今年攻克數處聲威頗振又以江東橋為西

南隅要隘飭陳湜督軍圍之。上方橋爲東南隅糧路。飭蕭慶衍進兵圍之。七月二十日蕭慶衍率七營出印子山之東。徧賊壘下寨。城賊與七寨橋之賊竭力來爭。會國荃令蕭孚泗張詩日李臣典等分隊堵禦。俾蕭慶衍墻濠逾時而成。二十二日派李祥和凌有和等滾營而進。更紮蕭慶衍新壘之前。賊擁眾猛撲。我軍力擊卻之。壘成後。昇巨砲晝夜環轟。賊爲堅壁不出者數日。會國荃于二十九日潛遣熊登武等繞過上方橋五里許。搶築六小營以截賊後。賊懼糧路阻絕。乃糾數大枝悉銳

來犯。蕭孚泗李臣典麾軍迎戰。小有擒斬。伍維壽周曰昇復以騎隊從右路遠來包抄。賊始駭潰。合軍追及秣陵關。破十餘卡。盡奪河下賊船。而河西之接濟斷矣。蕭慶衍知壘賊計窮。令郭鵬程蕭恒書等營合李祥和所部于夜半時各負秫桿擁至濠邊。競拔地鍼大呼猛進。比賊驚覺。前鋒軍士半已躍入壘中。曙色朦朧。各軍抽刃環刺。悉殲羣醜。罕有脫者。此七月三十日攻毀上方橋河西堅壘之情形也。其江東橋一路石壘高峙環繞木城外。隔水二道。賊以有險可倚。負固拒守。陳湜率吉

後兩營及平字盛字恭字三營設法進攻。連月不下。阮明德等力戰死之。陳湜積憤填臆。乃置攻具。建浮橋。將致死于敵人。而諸將未之喻也。八月十一夜。風霾蔽月。咫尺莫辨。陳湜選銳卒數百。涉流而渡。潛匿壘下。特製絕大噴筒。望空飛擲。賊方驚眩不已。陳必友朱載武等已衝過浮橋。徑拔花籬。晏恭山劉定發從右路抄出壘後。吳隆海陳汝俊從左路抄至旱西門。陳湜旋督大隊繼進。賊恃壘堅。砲利。連環轟擊。我軍所挾藥筒。爲該逆所未見。焚及木城。朱載武滕壽春引死士肉薄。齊登先。

登者負傷。輒蹶。陳湜率吳隆海陳汝俊抽刀壓陣。士卒不敢卻顧。或緣梯而上。或向砲眼中蛇行而入。賊皆惶遽失措。奪路爭竄。次日昧爽。遂拔石壘。并將眾壘一鼓下之。而城中出援之賊。適遇蕭孚泗等各營隊伍。自賽拱橋突出。搏鬪移時。受創而遁。此八月十二日攻克江東橋各壘之情形也。臣查上方橋江東橋均占形勢。經諸將士悉力攻克。俟上游軍事稍悉。大集新舊各軍。徐圖合圍。較有把握。此次出力人員。可否附于克復雨花台案內。酌請獎敘之處。出自

聖恩陣亡員弁俟彙案開單請卹所有金陵各軍攻破

上方橋江東橋兩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

文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曾國荃由驛五百里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二年

曾文正公奏議補編卷四接統揚防大員片

再臣查漕運督臣吳棠久踐戎行閱歷最深江北情形

亦熟實堪接統揚防惟清淮界連三省今日已成重鎮

皖豫苗捻之餘黨山東幅教各匪之根株一日未除清

淮一日不可無統兵大員為之鎮壓揚州距清淮四百

餘里難于兼顧誠如

聖諭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即有鞭長莫及之

慮陳國瑞驍勇善戰罕有倫比惟年僅二十餘歲桀驁

之氣未化近日養病高寶境內縣署頗受其侮辱民間

亦畏其騷擾。又與李世忠積不相能。斷難獨當一面。以臣愚見。宜令曾格林沁、吳棠等挾以征戰。收其猛鷲之用。不宜使之接統揚軍。並不可使之幫辦揚防。恐長降將驕蹇之風。亦杜揚滁互鬪之漸。李世忠近稟復臣處除遵示酌留千餘人外。餘限二三月一概散遣。城卡一律交出。雖可信該提督斷無變志。而部下素無紀律。難保不另生枝節。宜令陳國瑞與之隔絕。愈遠愈妙。詹啟綸亦係降將。往年販鹽擾民。聲名平常。近歲漸就範圍。都興阿北征之後。恐非他人所能駕馭。應如

諭旨飭赴徐州本任。以聯東豫之氣。至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將才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昔年會隸臣部者。楊岳斌母病未痊。終將籲請開缺。彭玉麟專統水師。亦難更膺他任。惟降補藩司唐訓方居心寬厚。耐勞愛民。戰守均屬嫺習。于李世忠亦撫馭得宜。若令接辦揚防。可期妥適。第才識稍短。又係甫經奉

旨降補之員。非臣下所敢奏請。惟有恭候

皇上聖裁。特簡大員接統揚防一軍。該軍馬隊自應隨

會文正公奏請三卷四
都興阿全數北行其水師之紅單等船即可由臣兼轄
酌量裁撤以節糜費臣謬膺重寄不克儲選賢將以備
朝廷之器使曷深愧悚欽奉
諭旨殷殷垂詢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各路軍情片

再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

寄諭廣德如有踞賊會

國荃尙須駐紮江甯卽由會國藩派撥兵隊乘勢掃蕩
勿稍延緩等因欽此臣初到金陵擬令將士休息一月
卽派剿廣德等處乃諸將盛暑塵兵病者甚多紛紛稟
請撤勇回籍臣以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營惟念近
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無論食何省之餉所吸者
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皆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
盛萬不得已屢募屢增以救一時之急今幸老巢旣破

大局粗定。裁一勇卽節一勇之糜費。亦卽銷無窮之後患。諸將之願遣散回籍。蓋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因與臣弟國荃商定。將金陵全軍五萬人。裁撤一半。酌留二萬數千人。分守金陵、蕪湖、金柱關各要隘。其餘作為游擊之師。進剿廣德等處。而曾國荃克城之後。困憊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萬難再當大任。恐致僨事。意欲奏請回籍。一面調理病軀。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求所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臣屬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請開缺。姑在

金陵安心調理。代臣料理善後事宜。臣卽日仍回安慶。一次。俟上游布置粗定。再行馳赴江甯。藩司萬啟琛運司忠廉。昨來金陵接見。亦須仍回泰州。一次。俟彼中清釐就緒。再行分駐江揚二府。至于鎮江之兵。臣與馮子材面商。似可全行裁撤。俟蘇軍接防。鎮江丹陽卽當次第遣散。揚州之兵。臣與富明阿面商。目下尙難遽撤。俟鄂中髮捻趨向大定。乃可酌量裁減。軍興日久。各有厭苦兵間之意。但使欠餉有著。遣散時當不至別生枝節。足慰

宸厯江西軍務。鮑超于七月初四在許灣大獲勝仗。據報平壘七十餘座。殺賊四萬有奇。崇宣等縣。或亦易于得手。楊岳斌過安慶時。臣與之商定。以後鮑超周寬世戰狀。卽歸該督主稿會奏。所有近日各路軍情。理合附片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密陳鮑超不能遽剿關外片

再密陳者。提督鮑超隨臣有年。戰功最偉。行軍所至之地。賊甚憚之。惟性頗嗜利。部下將弁。相習成風。往往搜取降人財物。剋扣勇丁口糧。而莫之禁。臣時加規戒。乃以統軍太多。良莠雜出。驟難整頓。營規本年二月初七日。赴甘各營。暫紮江省城河以西。竟因索餉鼓噪。幾至激成事變。幸總兵宋國永向為眾所推服。再三宛轉開導。又得撫臣沈葆楨續發餉銀十九萬餘金。其供支六個月兵心乃定。查此次鮑超統率該軍。徑入新疆大漠

苦寒艱險異常。雖有名將，深得軍心。平日信之如金石。愛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攜貳。思歸鮑超威嚴有餘。恩信不足。本不甚爭於部曲。倘出關後離怨潰散。必見輕於回眾。一有挫失。則叛回大熾。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為畏途矣。且行軍貴顧根本。貴取遠勢。昔年向榮和春等進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勢。以為根本。卒至覆敗。幾誤東南全局。今若甘肅未平。而遽謀新疆。後路之根本不穩。不惟難期急效。又將更長寇氛。求速而反遲。求揚威而反損。

國威。上年十二月臣所為奏請。先清嘉峪關以內。乃能出塞者。正為此也。鮑超之功。自咸豐四年以至九年。屢破大敵。頻受重傷。姑不復論。卽自十年以後。臣駐祁門。四面為賊所困。全賴鮑軍左右翼蔽。縱橫苦戰。危而復安。如青陽之堅城。甯國之悍賊。東壩之要地。皆該軍獨任其難。而辛酉甲子二年兩次肅清江西。勳勞尤著。臣豈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過。惟謀短識淺。眾心不固。實非獨當一面之才。若令出塞偵事。不特鮑超身名俱裂。而

天威一挫亦難遠圖再振惟有仰懇

聖明垂鑒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剿甘省俟內地全數底定一塵不驚再行大舉出關每月非確有三十萬之餉猶不宜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為然古來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慎於始謀者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檄調鮑軍勦捻疏

奏為遵 旨檄調鮑超一軍北來勦捻并籌議有著

之餉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捻匪萬騎縱橫行踪剽疾步隊則裹脅居多火器極少臣所部湘淮各軍戰守俱優騎兵則馬匹太少技藝尤先是捻匪所長者馬而在步官軍所短者亦在馬而不在步署督臣李鴻章近寄臣函謂宜裁減步兵酌添馬隊實屬因時制宜之策鮑超所統步隊需餉至九萬七千有奇為數過多應令裁撤三千

臣等查江西奏請
卷四
餘人酌留一萬二千。按鮑超向來營制可編二十營。每月給予餉銀七萬兩。其馬隊之數應令募三千二百人。按臣處新定營制可編十二營。有奇。每月給予額餉三萬兩。臣自抵臨淮以來。察看皖北齊豫等省。皆以柴草之故。兵民相爭。動成仇隙。因令各營發價購買柴草。絲毫不妄取於民。鮑超一軍。除口糧外。又有柴草之費。添換馬匹之費。西洋軍火之費。雇買車輛駱駝以資陸運之費。每月不下一萬四五千金。通共供支該軍十萬數千兩。據鮑超原奏。請全由江西籌撥。不至缺乏。其致臣

書函亦稱將與撫臣劉坤一面商請供渠軍鉅款。臣查鮑超一軍咸豐十一年馳援江西。驅除李秀成。巨股肅清全境。同治三年再援江西。許轡大捷。挽回危局。此次克復嘉應州。俾江粵得以撤防。有功於江西甚鉅。卽以霆軍之餉全責江西。亦無不可。惟江西須協解席寶田赴黔之軍。而本省酌留防兵。不無積欠。雖劉坤一局量闊遠。究恐力有不逮。臣反覆權衡。擬請

旨飭下江西月解七萬。供霆營步軍之餉。湖北月解二萬。供霆營馬隊之餉。江蘇月解二萬五千。以一萬充馬

隊口糧以一萬數千。購買柴草軍駝添補洋藥馬匹之用。江蘇供應淮軍湘軍七萬餘人。爲款極鉅。茲又協濟鮑超軍餉。業已入不敷出。江西協黔協豫。物力已竭。該兩省除前此議定甘餉照舊接解外。似不宜再添協甘餉之款。

諭旨飭令浙江湖南協濟勦捻之餉銀。又令廣東籌解霆營之洋藥。臣等皆未議及。蓋欲騰出浙江廣東之銀。以大批協解甘肅。騰出湖南之銀。以全力專謀貴州也。至勦捻之師。新添鮑超一軍。步隊愈厚。馬隊亦不爲薄。

但患調度不善。不患兵力不敷。無庸再調遠兵。致滋糜費。相應請

旨飭下左宗棠劉坤一等將。閩江各軍。分別遣撤。次第銷兵。以靖民氣。抑臣尤有慮者。鮑超所部各營。頗有騷擾之名。每當拔營沿江行走。擄掠舟隻。舟人畏避。市肆驚惶。去歲金口之變。沙井之譁。尤爲人所詬病。然猶有可原者。前此餉項支絀。士卒終歲無銀寄家。間或食米稍缺。將領不能以空言撫慰。故號令有所不行。今既籌得有著之款。十一萬餘兩。應卽在於襄陽設立該軍糧

臺派襄陽道總司其事仍由江西派一委員駐臺支應
步軍口糧湖北江蘇各派一委員駐臺支應馬隊口糧
及洋藥器械等事步軍欠餉將來仍由江西找補馬隊
欠餉將來仍由湖北江蘇找補俾鮑超得以專精辦賊
不分心於筭餉以符原奏之意河南民圩恨兵如仇積
怨已久必須秋毫無犯乃可挽回此風軍民一氣靈營
月餉充足如再有騷擾情事臣必據實叅奏請將該軍
遣散一以保全鮑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紀
律所在關係甚重不得不預先陳明善全終始所有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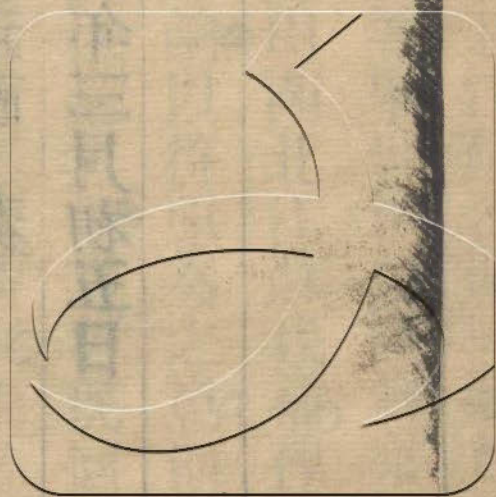
議鮑超勦捻籌定餉項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請稽覈奏報密片

再密陳者。臣竊觀此股捻匪。突六省者。攻勦十年。久成流寇之症。雖人衆不及髮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其兇狠之性。狡詐之謀。亦不亞于髮逆。而中外論者。輕視此賊。以爲殆不足平。古稱恐則致福。驕則致敗。若令輕視劇寇。則驕氣徧于數省。豈有奏功之理。明季流賊。初亦或聚或散。時盛時衰。終遂至于不可收拾。殷鑒不遠。能無惴惴。臣愚以爲欲求衆心之微懼。先戒奏報之虛浮。奏報之于軍情。關係最重。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

公朝廷之賞罰亦當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巧僞僨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報頗多粉飾河南湖北兩省尤甚河南今春屢報勝仗查詢實無戰事湖北報正月二十八日鄂軍會同銘軍攻克黃陂查詢是日午刻劉銘傳率師克城追賊酉刻收隊并未見別有一兵來會至二更後鄂軍監斯明劉維楨等始至西門外駐紮今銘軍與鄂軍均准開單請獎有功者與無功者毫無區別實不足以彰公道凡曷臣奏事皆據各將領原稟以入告本不能免于虛飾但須略加考察

稍爲刪改俾黑白不甚顛倒庶中材知所勸懲伏乞皇上不咎既往儆示將來于鄂豫暨各省奏報俯賜鑒察殷勤訓誡其屢報勝仗毫無實際者

嚴旨詰責風氣一振不特曷吏悚懼卽幕僚草奏者亦不敢率爾命筆大局幸甚同治元年八九月後親王僧格林沁之師疲勞過甚鄧州呂堰驛羅山等處之敗失去戰馬三千餘匹精銳傷亡太多本不可以再戰向使皇上灼知實情或令該親王回京休息數月或令在山東河南停兵養銳亦何至有曹南之禍乃各省奏報皆

稱擒匪畏僧格林沁不敢與之交仗

朝廷不得確耗早爲之所遂致隕喪賢王忠良短氣遐
邇震驚臣痛念及此未嘗不歸咎于奏報失實有誤大
局也自臣接辦此賊設四鎮駐防之卒籌大枝遊擊之
師意謂且戰且守或可漸有頭緒及此次入齊與張總
愚股匪相遇本月初旬三次接仗兩次挫衄張逆人數
較少卽已驍悍若此况益以任賴等逆之衆尤覺難操
勝算總緣賊馬逾萬數倍我兵曠野平原步不敵騎臣
屢思多練馬隊不特湘淮各勇騎射非其所長且臣所

派兩起買馬之員均據稟稱去冬大雪苦寒口外馬瘦
且少不敷購買臣處欲添千餘騎而不可得鮑超欲買
三千餘匹未知成軍更在何日臣受

命勦擒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
且愧外間不察或以迅速成功相期每日所接賓僚無
非譽言所閱文牘無非諛詞不日旦夕可滅卽曰賊無
長技此等浮言虛譽既恐傳播行間長部曲驕矜之氣
亦恐上達

天聽弛

臣因此次小挫將各軍痛加儆戒尤願
我

皇上弗輕視此賊常以流寇難治為慮博求將才以求
為可繼稽覈奏報以戒其勿欺庶憑

聖主朝乾夕惕之懷終救中原火熱水深之厄區區微
忱謹據實附片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同治五年三月廿一日

查勘運河分段設防片

再臣擬將運河查勘一次大加修浚業經陳明在案本
月初七日會同撫臣閻敬銘由濟甯起行沿河查閱自
微山湖以北至長溝止有潘鼎新一軍駐守足敷分布
長溝以北至開河一段向恃有南旺湖水故未設防茲
查湖水全涸已由閻敬銘添撥防兵開河以北至蘄水
一帶水勢稍淺牆壘較低自蘄日至安山戴廟水勢甚
深差為可恃自戴廟至沈家口十八里夏秋黃河灌運
水極深廣冬春沙淤河乾殊難守禦現經閻敬銘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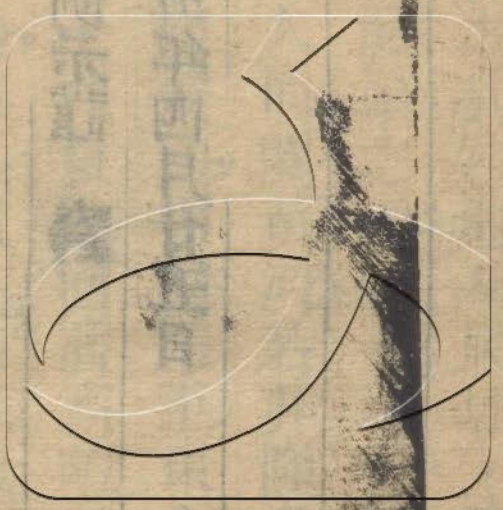
條款督同文武將領剋期興工無論河深河淺均增高
牆深濠以輔之其沙地及民圩不能掘濠者酌立木柵
以補之運河閱畢之後初十一等日與直隸督臣劉
長佑會晤三人同閱黃河若非隆冬冰堅防守尚易為
九十三日還至安山由陸路至東平泰安查看形勢因
便一登岱岳十九日仍回濟甯防所濟甯以下微山湖
長一百八十里無須設防自湖以南運河淺深不等議
定八閘暨宿遷等處由學士劉秉璋派兵防守甯灣暨
成子河等處由漕臣吳棠派兵防守總期力扼此河不

使該逆流竄齊蘇膏腴之地未知果否有裨理合附片
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四月廿五日



防守沙河賈魯河片

再臣於四月初先擬挑濬賈魯河置船設防專函商諸
 東河督臣張之萬旋准覆稱賈魯河沙淤已久萬難興
 工詢之河南紳士言亦相同沙河上下千餘里地段太
 長防此兩河本係極難之事惟念淮處馬隊不敵賊騎
 戰事既無把握不能不兼籌守事且防河之舉辦成則
 有大利不成亦無大害是以仍就前議竭力興辦劉銘
 傳首畫此策即令其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力任其難
 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里其自朱仙鎮以上必須專責

河南兵九撫臣李鶴年現已移駐許州豫兵已赴西路
追勦臣趕辦河防咨商李鶴年請其暫駐省城詎回各
軍先圖近守不必遠勦查自朱仙鎮以北至河南省城
四十里又自省城以北至黃河南所三十里以豫省各
軍全力守此七十里似乎頓兵不進難免外間浮議然
此七十里者全係沙地開挖深溝猶恐旋開旋壅汎地
雖少防禦甚難但使扼防得力將來可與追勦之兵同
一論功請獎本年三月山東兩軍先在曹州迎勦均經
失利後在運河扼防均稱得力臣曾奏請獎敘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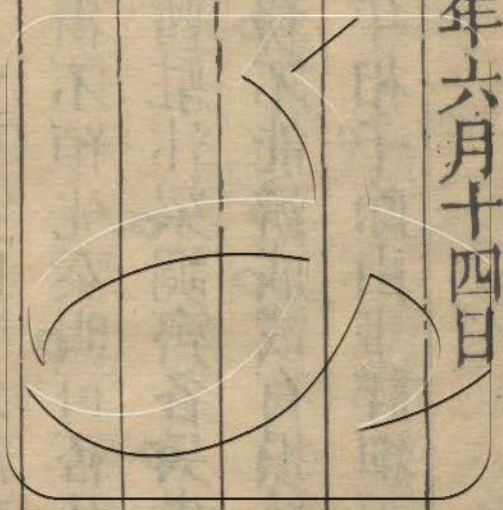
恩允許河南兵不甚多即可仿照山東辦理不貪馳勦
之虛名或收制賊之實效臣於軍事辦未就緒者向不
輕於具奏因臣主聚兵防河之說恐使李鶴年蒙頓兵
不進之機不得不預先奏明可否請

旨飭李鶴年暫駐汴梁調齊各兵先辦朱仙鎮以北防
務設兩河防務不能辦成或有損於大局臣獨願當其
咎不與李鶴年相干除由臣詳細函商外理合據實附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



曾文正公奏議補編

湘軍迎勦張逆四獲勝仗疏

奏為官軍在西華上蔡等處迎勦張逆四獲勝仗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皖南鎮總兵劉松山宣化鎮總兵張詩日勦
擒大勝臣於七月廿八日附奏大概聲明俟接稟牘再
行詳奏在案旋於途次接據劉松山等稟稱張牛兩逆
自渡過沙河以西分股竄擾西平上蔡等處逆氛連成
一片劉松山張詩日兩軍行抵周家口為大水所阻停
住數日六月初六日拔隊沿沙河西行十七日由歸村

行至西華之萬金寨。聞張逆大股在前。距寨不遠。整隊徐行。猝遇賊馬百餘。首先衝突。該軍甫開鎗炮。賊即卻退。如此數次。劉松山等知賊有伏。飭令各營嚴陣以待。行未三里。該逆大股馬賊齊至。步賊亦從兩邊疏林內三道并出。劉松山張詩日等麾軍力戰。斃傷數百。馬賊尙抵死不退。復經我軍鏖戰逾時。始紛紛潰敗。各營追殺十餘里。經過永平寨。直抵上蔡之雙廟。雙廟爲該逆占踞之巢。守巢悍賊齊出接應。兵勇混戰一時。日已向暮。遂行收隊。就永平寨外趕築營壘。與賊相持。是日檢

斬砲斃約逾千名。十八日大雨。未能出隊。時有馬賊前來搗戰。劉松山等伏兵要擊。略有斬獲。方是時各營輜重尙畱於歸村老營。相距三十餘里。又據生擒賊供。該逆有至西平約牛落紅救援之說。劉松山張詩日等以牛逆來援。必由歸村經過。兩路夾攻。則首尾不能相顧。商令十九日將老營移至永平寨。該逆偵知我軍移營。預伏千餘騎於萬金寨。旁意圖截取輜重。幸總兵李祥和等督隊護送。李榮貴易德麟合軍夾擊。將馬賊擊退。斬獲多名。其旁窠各村莊者。亦經易致中搜勦殆盡。兩

軍既合商定進雙廟決一惡戰二十日張詩日與李祥和朱式雲等率隊進攻左路劉松山等率隊進攻右路該逆以大股結圓陣十餘起前來迎戰張詩日令各營鎗砲齊發力戰時許斃賊無算漸逼漸進追過雙廟之後林中忽出賊馬千餘包抄我軍步賊亦藉勢猛力回撲經彭秀清楊瑞堂力扼後路擊斃馬賊百餘賊乃退卻各營乘勢猛進十盪十決該逆大敗尸骸枕籍直追過義合寨前抵洪河岸側逼入水中淹斃者叫號浮沉數百不絕其右路之賊劉松山分三路進勦步步穩擊

追至雙廟之後該逆將馬步隊伍頓住散而復整回頭衝突將士惡戰踰時猶相持不下馬賊千餘忽自右路抄我陣後劉松山揮令易德麟從陣中橫出將馬賊截爲兩段唐光輝以鎗砲連環轟擊傷斃數十馬賊悉向高粱林內遁去步賊亦因之而靡涉水狂奔劉松山飭令各營分途追殺呼聲震地該逆見官軍追勦甚急自相踐踏有奔向洪河鳧水淹死者有陷入泥淖甘受刃而不拒者綜計兩軍擒斬轟斃者近三千名淹斃者數又過之解散脅從千餘名奪獲騾馬器械無算此十七

十九二十等日三次大獲勝仗之情形也。張逆連次被創後不敢停留，因沙河東路水勢過大，遂折向西趨。二十二日該軍追至歸村，二十三日及於鄆城之召陵。劉松山張詩日部署既定，如牆而進。該逆馬步全股來敵，我軍鎗砲火蛋分段齊發，戰不半時，斃賊甚多。該逆無心戀戰，劉松山等見逆勢不支，各軍屢勝之後一往直前，循漯灣河直追至四合莊，沿途擒斬槍斃者雖不及二十日之多，爲數亦逾二千。騾馬器械拋棄泥塗者，不可勝計。此又二十三日續獲大勝之情形也。查點我軍

七日之間四次猛戰，劉松山一軍共計陣亡二十八名，受傷一百四十三名。張詩日一軍陣亡十九名，受傷九十一名。其因臭水及疲勞受病者凡數百名。據該總兵等稟報前來，臣查張逆一股自近年以來縱橫於齊豫皖鄂之間，從未受懲創。此次經湘軍節次奮擊，凶燄頓衰，精銳損傷三分之一，實足以快人心而伸天討。各營將士於盛暑泥淖之中，徒涉遠征，忍飢苦戰，異常出力，可否容臣查明出力員弁，彙案奏獎，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所有官軍在西華上蔡等處迎勦張逆獲勝

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八月十一日

河防無成派軍追勦疏

奏為捻股東竄河防無成現派各軍追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捻眾擾及長葛洧川志圖再竄山東等情臣

於八月十二日具奏在案十三日以後迭據各路稟報

張牛任賴等逆匪聚於許州禹州一帶決意東竄臣所

部游擊之師如劉秉璋劉松山等軍由西路追賊東向

先後趕到許州襄城而賊復迤邐北竄防河之師如劉

銘傅潘鼎新等軍八月初間分防各汛一律工竣十一

十二兩日趕赴汴梁幫修省北濠堤一段十四日劉銘

傳回至尉氏潘鼎新回至樊寨十五日據擒賊供稱該
 逆欲於中秋夜由汴梁左右東竄劉銘傳等移扎朱仙
 鎮以上一面牽制北路賊勢一面兼顧本管汛地十六
 夜瞭望火光漸迤而北逼近豫軍長牆派馬馳探行至
 離汴梁十餘里見堤牆已毀塌數處詢據余承恩云二
 更時賊股潮湧而至撫標三營所守堤牆當被衝破賊
 已竄逸東去等語劉銘傳即派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向
 東追勦派唐殿魁一軍向北截勦未過之賊烏爾圖那
 遜追至杞縣境內遇賊接仗頗有挫斬唐殿魁行至汴

城之南正遇牛逆後股當即攔腰猛擊截回馬步賊千
 餘人向南逃去由劉銘傳等先後呈報前來臣查河防
 陸路七百餘里水路九百餘里地段太長自張市朱仙
 鎮直至黃河浮沙壅塞即使竭數月之力認真修防猶
 未敢謂百無一失臣於七月二十八日疏內早慮及之
 今一蹶疎失功敗垂成半由於人力未周半由於賊勢
 過重聞信之餘實深焦憤現已檄令劉銘傳潘鼎新兩
 軍由虞城單縣一路劉秉璋楊鼎勦兩軍由徐州馳赴
 曲阜豫衛

孔林其李昭慶一軍本留在濟甯韓庄等處防守運河計臣所調度之淮勇七軍除周盛波一軍暫留周家口外餘均飭赴山東與羣賊縱橫追逐至運河防務自夏水盛漲隄牆坍塌七八月間又經加工修築比春間更為堅固差覺可恃但此次賊衆且悍四股合而爲一誓欲渡運東竄深秋水落能否堵禦完固殊未敢必且賊踪紛竄無定黃河防務同時喫緊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山東撫臣堅守黃河礮船上下梭巡屏蔽畿輔務保萬全所有搶股東竄派兵追勦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八月廿三日





請寬免防河 分密片

再密陳者。此次捻匪全股東竄出于各處所不及料。遠近震驚。山東必有非常之風波。中外必有紛騰之議論。其在東路受害之州縣。見賊從豫軍所分汛地內竄出。恐不免歸咎于撫臣李鶴年。惟主防主剿意見難于遠同。言是言非。外議未必允當。臣謹為持平之論。詳陳於聖主之前。庶眾說紛紜不足以惑天聽。朱仙鎮以上豫省防兵。係全承恩及撫標三營在所轄。汛地失事。本應從嚴參辦。惟該處係屬砂地。難于

挑挖七月下旬始行興工時日過于迫促濠牆未能堅
深兵勇不及三千人數太單賊勢浩大不克抵禦尙屬
情有可原。臣是以未及查取職名會商參辦。初八日臣
到陳州聞賊將東竄卽檄劉銘傳潘鼎新兩軍赴中牟
尉氏攔剿。若該兩軍果至中牟十五十六兩日當可攔
頭痛剿。乃僅進駐朱仙鎮之北相隔稍遠遂失機宜亦
有不合。惟自朱仙鎮以至槐店陸路四百里沿河迂繞
則五百餘里皆劉銘傳等糾約各淮軍晝夜修築。八月
初旬一律畢工。其張市以上六十里亦係沙地潘鼎新

力任其難修築堅固該兩軍又于十一十二日幫助豫
軍修挖汴北二千餘丈頗著勞勩雖未赴中牟迎剿稍
失機宜而所守汛地究無疎失。劉銘傳潘鼎新均應免
其置議。至籌防沙河賈魯河之議。臣于六月十四日具
奏未奏以前曾有一咨一函商之安徽河南撫臣請其
趕緊興辦既奏以後又有一咨一函馳商兩臣迭據喬
松年李鶴年覆信均稱照辦並無推卸之詞厥後安徽
認真修防河南未遽舉行。臣在途次未之知也。及接奉
七月廿八日

寄諭始知李鶴年有沙多難辦之奏詢及汴梁至朱仙鎮一節余承恩等甫經興工汴北至黃河一節尙未興工八月初十日後倉卒修防諸事未齊被賊攻破李鶴年辦事遲疑不無可議之處惟該撫亦大有可諒者河南各官之議均謂賊衰宜于速剿不必為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趨不至有東竄之患幾于眾口一詞並聞京師人士持論亦多如此李鶴年惑于眾論並非有意執拗與臣立異迨聞淮軍皖軍河防次第畢工乃續調馬德昭回防汴北而為時已久矣其宋慶一軍在南陽勦

賊得力李鶴年不欲調回修防尙係救民水火之意該撫業經奏明在案倘李鶴年自請議處或言路譏其放賊東竄顛懇

聖恩暫予免議以觀後效臣主持防河之策辦無成效分應引咎自責惟目下不參疎防汛地之員亦宜暫緩請處察看東竄情形輕重若何如果蔓延太廣局勢日壞臣當補奏自請處分甘受

嚴譴斷不肯自占地步諉咎他人抑臣更有請者本年三月賊竄山東臣會同撫臣閻敬銘堵禦運河本無貽

誤現在賊眾銳意東趨。並據擒賊供稱。有限三日竄撲。運防之說。萬一又如同治二年。竟竄東岸青萊等府。議者以春能守而秋不能守。必歸怨于閻敬銘。交章論劾。事所難免。惟春間兵力較厚。警信稍緩。此次兵數既單。賊去尤速。臣所發文報。恐均到在賊後。且春間張牛先到任。賴後到。此次四股同往。迅雷不及掩耳。倘果搶竄運東。閻敬銘必自請議處。亦求

聖恩稍予寬假。保全廉吏。徐圖補救。臣非敢要譽于同僚也。實見流寇極不易辦。又目覩四省水災。飢民載道。

勢必紛紛從賊。不待張牛等酋之擄脅。氣機深為可憂。惟賴督撫和衷。彼此各自引咎。互相原諒。協恭惕厲。庶可挽回于萬一。若值軍事不順之際。彼此各懷疑忌。互相設過。將帥水火。則事愈不可為矣。今湘軍之劉松山。與豫軍之宋慶。同心苦戰。親若昆弟。李鶴年重用宋慶。臣因而獎勸之。師克在和。豫事必有起色。區區愚誠。伏乞

聖慈垂鑒。若夫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臣非不知之。無奈馬隊遠不如賊。自去秋以來。派員七起。

出口買馬至今無一匹回營全軍並無良馬卽駑馬亦嫌太少專恃步隊追剿斷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若賊再回窺仍當扼防沙賈兩河過賊不得復東庶軍務漸有歸宿仰祈皇上豫飭河南撫臣爲將來同心設防之計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八月廿三日

請 飭署督臣駐徐州片

再密陳者捻匪行徑已成流寇臣于本年三月奏明在案從前僧格林沁勦辦此賊馳驅四年有餘幾乎無日不追無旬不戰至三年秋冬挫衄良馬盡被捻眾奪去師老力疲將星遠隕臣奉命接辦鑒于追逐之無濟又自度騎兵不逮僧格林沁遠甚建議設立四鎮兼議扼守運河沙河且防且勦辦理一年有餘仍無把握日夜籌思憂愧何極上年九月欽奉

諭旨派李鴻章帶兵馳赴洛陽。彼時洛陽并無賊踪。而臣所帶之兵均係李鴻章所部之卒。察看賊志實在東而不在西。李鴻章亦恐一離本任則糧餉軍火均無所出。彼此據實覆奏。事遂中止。今則賊趨東路而臣駐紮周家口。相距較遠。且值因病請假期內。萬難迅速移營。徐州濟甯若移駐東路。又恐賊匪折回西竄。仍覺調度不靈。伏查嘉慶道光年間黃河汎防之時。兩江總督出駐清江半年。或暫駐徐州數月。至催趲漕船。并有至韓莊台莊之時。總督出省駐紮。本有成例。可否籲懇。

天恩特降

諭旨飭令李鴻章仍署兩江總督。駐紮徐州。專顧徐海淮泗各府。并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現在調赴山東諸軍。皆李鴻章所部之淮勇也。惟將帥帶兵勦賊。非督撫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淮軍五六萬人。食兩江之餉。勦三省之賊。年餘以來。李鴻章籌畫餉項。百計經營。而去年僅發八關。今年僅發至五月。士卒已微有怨言。李鴻章暫駐徐州。俟東路軍務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竭力籌餉。乃足以固軍心而維大局。至

西路現雖稍鬆不可不預爲籌備。臣弟國荃駐扎德安業已出省。惟歷年賊勢在豫時多在鄂時少。捻匪若擾南汝光洛等屬。不特鮑超可以馳勦。卽曾國荃所部諸將亦可越境會勦。可否請

旨飭下湖北巡撫曾國荃。遇河南緊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臣現駐周家口。係屬中路。如豫之開歸陳許。皖之鳳潁等處有事。臣與兩省無臣商之。若東路有事。李鴻章與山東撫臣商之。西路有事。曾國荃與河南撫臣商之。當可聯絡一氣。呼吸相

通。臣才智本短。精力日衰。日觀巨寇縱橫。事變方殷。不得不廣求依助。冀以免于大戾。附片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懇請開缺疏

奏為微臣病難速痊籲懇

天恩准開各缺仍在軍中効力仰祈

聖鑒事竊臣因病請假仰蒙

恩准兩次均

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兩月以來加意調治而心氣過虧

不時出汗不能多閱文牘說話逾十餘句外舌端即寒

澀異常耳亦重聽不說話時耳鳴而尚不甚聾因是終

日不願見客近日右腰疼痛陝西撫臣喬松年過此日

觀臣狼狽之狀。似此病軀。久膺重任。斷無不償事之理。再四籌思。不得不仰懇

聖慈。請開各缺。安心調理。惟臣受

恩深重。有不敢違。請離營者。人臣事君之義。苟有所長。所短。皆可直陳于

聖主之前。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于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于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于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

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爲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臣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徵長也。今臣病勢日重。憚于見客。卽見亦不能多言。豈復能殷勤教誨。不以親筆信函答諸將者。已年餘矣。近則代擬之信稿。亦難核改。稍長之公牘。皆難細閱。是臣昔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而用兵拙鈍。勦粵匪或尙可倖勝。勦捻匪寔不大相宜。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明知必誤大局。而猶貪戀權位。諱飾而不肯

直陳是欺

君也。明知湘淮各軍相信頗深，而必遽求離營，不顧軍心之渙散，是負

恩也。臣不敢欺飾于大廷，亦不忍負疚于隱微。惟有顛

懇

天恩，准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并另

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繫將士之心，庶于軍國大事，豪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忝卽病體，亦可期漸愈。感激

鴻施，曷有旣極。所有微臣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

中効力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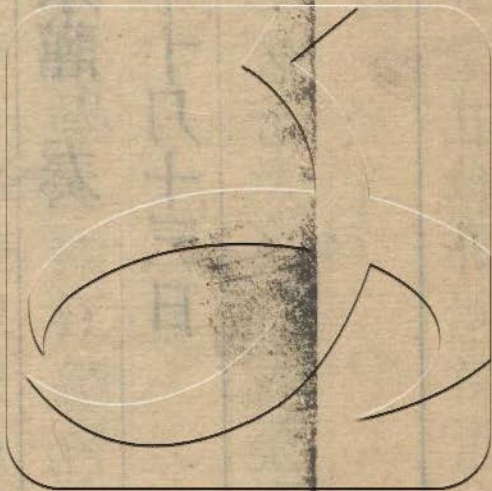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曾文正公奏議 卷四

三



請暫註銷爵秩片

再臣于同治三年七月蒙

恩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祇承

恩命懼弗克勝維時金陵倖克初立功績皆賴諸將之

力朝廷論功行賞恩賚有差各將士皆邀

殊榮臣忝居統帥不敢立異固辭然自拜

命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恐負非常之

寵而貽不稱之譏去歲奉

命剿捻至今已一年零五箇月毫無成效雖

曾文正公奏議 卷四

三

補編

聖主不加譴責而臣心寔覺悚惶應懇

天恩收回

成命敕部將臣所得封爵暫行注銷此後臣效力行間

如果病體全愈續有微勞再當乞

恩賞還爵秩謹法古人自貶之義以明微臣抱歉之忱

不敢稍涉矯激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密陳一片

再密陳者本年八月十六日賊自河南全竄山東迨出

意計之外臣深慮賊數太多為時太驟運河或難固守

九月十八日賊又回竄猛撲隄牆至五晝夜之久撫臣

閻敬銘於援兵未到之先寔力防堵將士用命竟能轉

危為安保全運東完善之區查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臣於查辦復奏摺內附片密陳閻敬銘清操自矢治事

極勤本年春夏臣駐軍濟甯并查閱黃運兩河目覩各

處吏治崇尚樸實一洗浮滑積習益信該撫察吏之精

卽辦理運河防務修築堤牆屹若堅城視官事如家事
臣令淮軍修堤皆以東軍爲法用能屢遏寇氛保境息
民該撫於本年正月間奉旨降爲三品頂戴此次如果
再將東賊擊退可否特降諭旨開復處分出自

天恩山東藩司丁寶楨亦會因軍務獲咎降爲四品頂
戴臣去冬查辦摺內奏稱丁寶楨功多過少衆望允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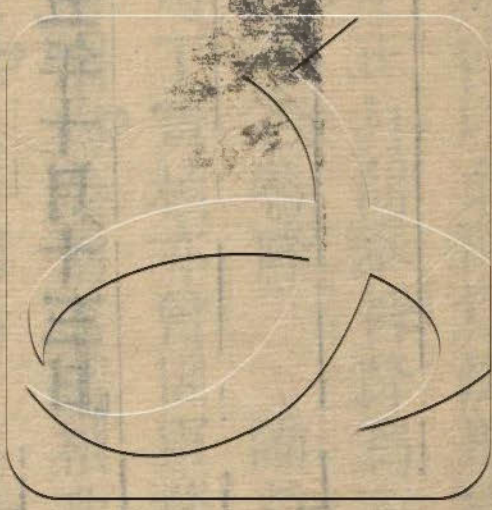
本年在濟甯接見該藩司清正篤實與閣敬銘相得益
彰可否一并開復處分尤非臣所敢妄擬特因該撫藩
皆曾經交臣查察又見山東吏治澄清軍務講求實際

輒敢冒昧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奉旨覆陳片

再臣欽奉十月二十日

寄諭該大臣助望夙著積勞致疾自係實情著賞假一
個月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
理會國藩俟調理就痊卽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屢系
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感悚莫名查統兵大員非身任督
撫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士卒卽難用命臣前
以侍郎辦賊五年卒無寸功後以江督辦賊四年乃有
成效深知其中之甘苦現在湘勇及淮北勇月餉須七

萬有餘。淮勇月餉須三十萬有餘。皆李鴻章一手籌畫。本年添出清水潭工。江北賑務需銀近八十萬。軍餉遂形竭蹶。李鴻章或任江督。或任蘇撫。必有實缺一席。乃能籌此每月四十萬之巨款。一離江南境內。則糧餉軍火均無所出。淮湘軍心立見渙散。此等情形。臣于上年九月。本年八月。曾經兩次詳奏。因諭旨詢及李鴻章能否移扎豫境。不得不再行縷陳。上宸聽。李鴻章既難離江境。則接署關防似可暫而不可瀆。

久臣自問行軍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一俟霆軍西行就緒。病體調理稍痊。約計臘尾春初入京。

陛見一以謝累歲高厚之

恩。一以請辦捻不效之罪。再當面懇

鴻恩。准開各缺。并懇于李鴻章外另

簡大臣來豫接辦。但求開缺以減事權。不求回籍以

圖安逸。仍留軍營。幫同照料一切。維繫湘淮各軍之心。

聯絡蘇鄂兩省之氣。既無置身局外之想。亦免病軀懸

棧之譏庶_臣之寸心稍安而于大局豪無所損除將關防擇日派員送交李鴻章另疏恭報起程日期外所有

奉到

諭旨理合先行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恭摺覆陳疏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

奉

上諭曾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

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為欽差大臣專辦勦匪

事宜欽此旋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八

日奉

上諭著曾國藩即遵前旨將軍務交李鴻章接辦該督

卽回兩江總督本任。辦理餉需軍火源源籌解。俾李鴻章得離江境統兵進剿。則籌餉與勦匪之功均爲國家倚重。正不必以開缺赴營始足爲朝廷宣力也。等因。欽此。跪誦之下。無任欽感。遵卽擇于十九日飭派江蘇候補道林桐芳衡州協副將胡正盛謹質。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徐州交李鴻章祇領。至臣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一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

聖恩高厚。感悚交并。惟兩江總督公牘之煩。倍于軍營。而疆吏統轄文武。尤以接見僚屬爲要。臣精力日衰。用心久則汗出。說話多則舌蹇。不能多見賓客。不能多閱文牘。業經屢次陳奏。數月以來。標病雖除。而此二患者。迄未痊可。若非將舌端蹇澀之症醫治全愈。寔難勝江督之任。且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就易。臣平日教訓部曲。每以堅忍盡忠爲法。以畏難取巧爲戒。今因病離營。安居金陵衙署。迹涉取巧。與平日教人之言自相

矛盾不特畏清議之交譏亦慮爲部曲所竊笑故臣兩
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半年以來反覆籌思
必出于此然後心安而理得也臣既不能回江督本任
而李鴻章新膺專征之

命不能久署江督之篆亦不可不熟計而兼籌查刻下
賊分兩股東股任賴等逆竄至光固非西入鄂卽南入
皖李鴻章或仍駐徐州或移駐六安以勦鄂賊或移駐
潁州以勦皖豫之賊皆在兩江轄境之內是李鴻章暫
署江督于勦辦東股豪無窒碍至西路張逆在秦臣現

多方採辦糧米俟兵糧稍有端倪援軍星速入關兩三
月內李鴻章兼署督篆尙無損于大局合無籲懇
天恩飭下李鴻章以

欽差大臣暫行兼署兩江總督一面料理出省事宜數
月之後或請另

簡兩江總督或請另

簡欽差大臣或令李鴻章自薦籌餉大員布置後路該
大臣出省之宜遲宜速均聽

皇上權衡定奪屆時臣再具疏請開江督等缺目下謹

遵

諭旨暫緩

陛見仍在周家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才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疎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請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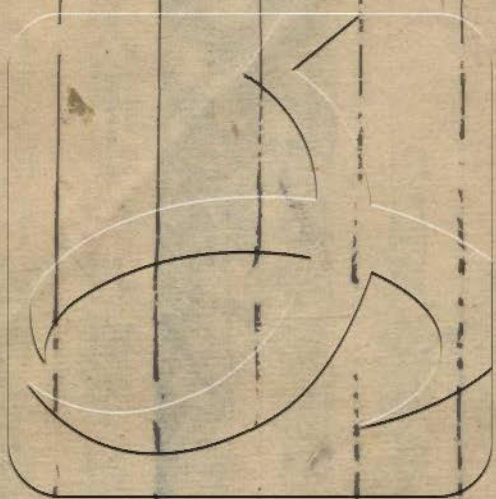
宸廑所有欽奉

諭旨恭摺覆奏緣由理合由駟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續陳長江水師未盡事宜疏

奏爲擬補長江水師各缺並續陳未盡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長江水師營制事宜臣等會同定議於同治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欽奉

諭旨敕下軍機大臣會同該衙門妥議具奏嗣於五年
八月初七日准兵部咨開逐條會議具奏奉

旨允准又於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准兵部咨催長江
所設各缺均未奏補有人飭令迅速揀員請補以專責
成而符定制等因先後行文到臣查各路水師以臣玉

麟所部內江水師及前陝甘督臣楊岳斌所部外江水師閱時最久人數最多楊岳斌赴陝甘之任將水軍調改陸路者居其大半留任人員爲數已減此外又有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李朝斌所部太湖水師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水師中亦各有資格較深功績較著之員臣等公同商酌以各軍之營之先後分此次得缺之多寡遵照奏定章程以大銜借補小缺各加遴選開單咨送臣國藩臣玉麟復加稽核其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總兵擇其勞績最著足膺闡寄者擬定四員請

旨簡放其副參游三項營官二十四缺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缺擬定員名分析開單恭呈

御覽伏查定例武職自守備以上選補各缺均須引

見補授此次設立長江水師百事創始分防汛地嚴定營規雖以久募之勇改爲經制之兵似若易於就緒而裁撤各軍以此營而歸併被營配補各缺以江境而互調楚境實覺頭緒繁多非數月半年所能定局相應奏明請

旨暫緩引

見敕部先行頒給劄付以昭信守仍俟立營停妥各歸本汛後由部中分年分起調取引

鼎乃可從容料理原奏所議事宜三十條經部臣核復允行立法已屬周密惟創立水師造端宏大本厭詳求

茲將未盡事宜續議十條另開清單恭求

訓誨溯查咸豐三年衡州試辦水師之始初非有舊例

之可循亦非能一辦而即多夫抵屢試屢變漸推漸廣

前月所立之法後月覺其不備而又增之今歲所行之

事明歲覺其不便而又改之即如因船中無主而始設

哨官因棲止不便而始加兩篷因巨艇不甚靈活而全

用舳板因弁勇不可陸居而另給座船若此之類皆履

之而後知試之而後改逮規模之粗定遂習慣而成常

新舊所擬事宜四十條皆就習慣者而著為令典在目

下已不敢謂立法之善將來時移事異更恐有空礙難

行之處且法待人而後舉苟非其人則雖前賢良法猶

或易啟弊端況臣等才智短淺創議新章深慮弊竇之

叢生致煩後人之譏議夙夜兢兢不勝祇懼所願數十

年後濱江之督撫提鎮隨時損益以補今日之闕疎遇

事講求以冀將材之輩出庶幾有舉不廢歷久常新則
臣所禱祀以求者也其請鑄關防清單請裁各缺清單
一併開列恭呈

御覽請

旨敕下各衙門議復施行所有擬補長江水師各缺並
續陳未盡事宜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李鴻章漕運
總督臣張之萬江蘇巡撫臣丁日昌署安徽巡撫臣吳
坤修江西巡撫臣劉坤一護理湖北巡撫臣何璟湖南
巡撫臣劉崑長江提督臣黃翼升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

擬至上海查閱鐵廠片

再江南外海水師向設戰船一百七十號。道光二十四年前任兩江督臣璧昌奏稱一概朽爛漂蕩無存。彼時雖奏請減船加工。另行修造。而其費出于攤捐。故其船成者極少。咸豐三年兵燹以後。燬廢殆盡。近年洋面不靖。屢有劫案。亟應規復水師。出洋捕鯨。惟外洋開仗較之長江開仗。其難數倍。臣往年所用之長龍舢板。均不便于出洋。現於上海鐵廠製造輪船。又於蕪湖等處。試造廣東艇船。俟船成之後。仍須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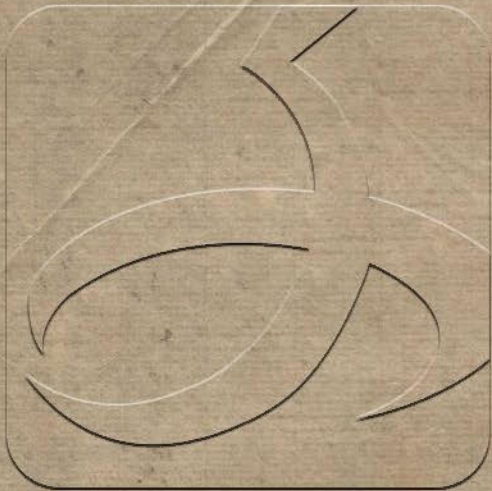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奏議卷四

法一船設一專官仍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查上海吳
淞口出江入海華洋雲集商船輻輳尤為盜蹤出沒之
所臣擬于近日親至上海一行會同撫臣丁日昌周履
憲勤博詢洋面戰爭之道細觀鐵廠製造之工再行酌
議外洋水師章程會核其奏所有臣衙門日行公事照
例由藩司代拆代行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



71014918

